

## 《排泄主义》

我创建了一门新的文学流派，名叫排泄主义。

我在一家报社当编辑，朝五晚九，干得最多的事是蹲在茶水间偷看同事用官方微博账号给博君一肖打投。故事起因于三天前，老板叫我写一篇文章，我写完，毕恭毕敬地交了上去。

老板坐在他不知真假的皮革椅上，看了看上面沾了辣条油渍的纸，再看了看嘴角沾了红油的我，对我说，“这是一坨屎。”

老板叫我回去重写。

不然他就开除我。

第二天，我把纸原封不动的交了上去，老板竖过来看了三秒，横过来看了三秒，把纸扔在了我脸上，对我说，“这他妈是同一坨屎。”

“你说的对，”我一边点头一边把糊在脸上的文章拿下来“这就是屎，因为这是新的文学流派，排泄主义！”

我的老板在开除并臭骂我一顿和接受这个前所未闻的名词间用0.01秒选择了后者，挂上难得的讨好微笑，问我那是个什么。

老板是个高材生，海外名校，经济专业，大学时他坐在公园的躺椅上吃热狗，看着纽约的树叶闪闪发光，纽约的人千奇百怪，觉得脚下铺满狗屎的土地是世界的刀锋。毕业后他发现自己是小美人鱼，第五大道的每一块砖都能割烂他的脚，半个他变成了泡沫，余下的一半游回了上海这片母亲海。

我指着打瞌睡头砸在键盘上打出来狗屁不通的句子，脸朝向老板，看到了吗？这是我思想的排泄物，是意识流的跨阶层，是移除语言与思想之间最后一道屏障的工具，我说。

老板说帮我联系记者。

我原以为的顺序应当是我的文学在文坛上掀起轩然大波，再有人宣传我，老板说我太老旧了，现在哪有人看文学，大家都是被告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特别的，才匆匆的蜂拥而上，再做出评价：啊，这是好的，这是特别的；这是新潮，没有商业化，文字比排泄物还要不值钱。

我和采访我的记者面面相觑。我对我的作品无话可说，就像我每天下班回家后对着泛黄的抽水马桶无话可说一样。记者也无话可说，他擅长以废话为依据，创造更多的废话，却对真正的废话无能为力，所剩无多的职业素养让他依照公式问了我几个问题。

我低着头，作出沉思的样子，想着晚饭到底吃罗森还是全家。我长久的沉默，好比有个英国导演以人物对白中的沉默出名，我化身为电影中的角色，隔一分钟，我的嘴里会发出几个类似于单词的声响，我看到记者拿笔刷刷的记录，我深感满意，这是创作者留给解释者的空间。

记者将我的采访与文字发表在各大网络平台，不出意料的，我红了。

同事现在没时间打投了，忙着做我的公关。“排泄主义”成了书本封皮上持续出现的加黑粗体，现在年轻人都这么说话，沉默，听不清楚的单词，与沉默，有规律的就像肛门收缩。我连出了十几本作品，在书店的畅销书行列整齐的排成一排，我的手摸过崭新的作品，好像我小时候坐在昏黄的小书店里看二手书一样。

我曾经也是有文学梦的，文艺青年，高考作文数我引经据典的最多，大家手抄周杰伦歌词的年代我抄泰戈尔与拜伦；我抱着厚厚的书本走过人群，厚厚的眼镜是我骄傲的证明，我写的小说与诗一沓沓堆在狭小潮湿的房间里和蟑螂做朋友，高考结束后二叔伯在酒桌上咧着厚厚的嘴问我学什么专业，我的头低下了，从此再也没抬起来

过。

现在好，扬眉吐气了，我就读的高中早就把我的名字张贴得到处都是，几年前我捧着写好的小说低声下气跑到的某一家出版社，现在恨不得把我的电话打到死机。

人就是这么奇怪，我掏出一颗心来，被蹂躏在地上，于是我把排泄物抹到他们脸上，却被欣然接受了。现在好，现在好了...

我站在城市的最顶层，脚步一滑就飞了起来，再往下坠落。城市的高空空气清新，往下掉几层看见人们在玻璃栈道上吃自助餐，把柠檬挤进生蚝，放进嘴里；再往下，透过居民楼的窗户，看到人们在亲吻，一个男人在打他的妻子，一只狗被锁在阳台上；快接近地面了，空气开始浑浊起来，附近高架吹来的灰打进我的眼睛里，恍惚间我看见了远方的老家，我的父亲，穿着他白色的汗衫躺在田野上小憩，眉间的皱纹里卡进了零星的泥土，母亲挑着两担井水一摇一晃的走来，风戳了池塘里的鸭屁股一拱一拱，麦田里细碎像海浪一般的声音。我的头炸裂般疼痛，我看见金色，远方的金色。

我重重地摔在一坨金黄发硬的狗屎上，死了。（完）

